



摄影 | 王晨光

写意中国  
蒙新庭

## “东江塔影” 文峰塔

清澈的富江如带如练，缓缓地穿越县城中部，两岸呢，是起伏的连山、青葱的田地和耸立的高楼，古老而年轻的钟山大地，40多万优秀子民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一切是那么的宁静，那么的安详，那么的和谐。

高耸的文峰塔，建于乾隆五年，坐落在老水泥厂旁边的小山头，天下熙熙，春秋几度，至今近三百年以远。1944年抗日战争，1958年大炼钢铁，几度被毁。当下之塔，系1995年所建，塔高九层，有二十多米，塔身呈六角形，砖混结构，青砖红墙，塔顶盖绿色琉璃瓦，和着多彩的夕阳，金光闪闪，熠熠生辉，倒影在清澈的富江上，此景何极，有诗为证，“东风旭日映照红，江色秀丽毓苍穹，塔镇西方驱邪气，影入东水蟠龙宫”，“东江塔影”之谓，由此而来。

历史上的钟山县城治所，坐落于“小钟山”下的城肚街，脉脉的富江河水，绕着县城，从北向南，直泄而去，流到文峰塔处，激流才被拦截，折返东流，与东面的“灵龟锁水”遥相辉映，各司其责，汇聚和涵养着县城天地之灵气、瑞气、宝气以及福气，永葆城区兴旺发达、平安祥和。勤劳善良的钟山人民，在文峰塔下，在“小钟山”下，在富江两岸，迈着匆匆而稳健的脚步，行走在奋斗的路上，行走在幸福的路上，风雨兼程，生生不息。

文峰塔山脚下的富江，无语东流，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是的，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时间与河流如此的相似了，当年的孔夫子，站在家乡泗水河边，发出如此感慨之后，时光又流淌了两千多年，站在乡村振兴时代前沿的我们，何曾不为这川流不息的奋斗时光唏嘘不已呢？值得庆幸的是，站在文峰塔山上的最高处，沐浴着午后的阳光，我们看到了河东新区崭新的容颜，一片生机，一派盎然。

以致母亲总说我不长记性，是个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人。

我在想，灶台是承载着家庭做饭的重任，也是母亲生活中倾诉的对象，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酸甜苦辣的委屈，母亲都不曾向我们诉说或表露。当我们都不在身边时，也许母亲才将心里的辛酸委屈向她无言的伙伴（即她的灶台）倾诉吧。

每次把饭菜放进锅里，盖上锅盖，母亲会搬一个小凳子，坐在灶台前，一边往灶膛里不紧不慢地添着柴火，一边默默地想着心事。灶膛里红红的火苗缭绕，映红了母亲黑瘦的脸，似夕阳中的云霞，深壑的皱纹露出岁月的痕迹……母亲的灶台，分明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写意古画，演绎着厚重的光阴；灶膛里的声音，分明就是一曲余音缭绕的歌谣，咿咿呀呀唱着古老的调子……

如今，灶台前，早已不见母亲的身影。想到灶台，就思念已故的母亲，她的影子总生动在岁月里。母亲的灶台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，是通俗淳朴的乡音，也是故乡的一缕情思化作的一行行热泪，温暖地挂在两腮。

又到了周末，母亲来了。她雇了摩的，亲自带了一大袋米送来。我疼惜母亲的奔波辛劳，说我们吃不了那么多的，需要的话，我会回去取，不用亲自送来。

母亲掀开米桶盖，捞起一把米，放在手心上，慢慢地摊开来，眯缝着眼，细细地看着，喃喃地说道，这是市场上买来的米，加工过的。母亲小心地把带来的米倒进快要见底的米桶，小心地盖好，带点伤感地说，我明白了，你不用再买米了，还是回家带来吃吧，我还能耕田。

母亲要回家了，我塞给她钱，她坚决不要，说留足够了，我们一大家子吃的稻谷，把多余的碾米卖掉可以挣钱，很多人抢着在乡下买农家米。耕田人没有百日穷的，三个月后，水稻又将丰收了，说我刚在镇里安家，花钱的地方多着。

望着那苍老的身影渐渐离去，我百感交集。

母亲还在乡下种水稻，我每周末都回老家取农家米，一小家子还在吃着农家米。

人间烟火  
张林

## 母亲的灶台

一缕炊烟过灶膛，满腹皆是饭菜香。在我看来，灶台最具烟火气，也是母亲的灶台，也是我最温暖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灶台是母亲的舞台，也是母亲人生的全部。一生围着灶台转的母亲，含辛茹苦为一家人日夜操劳，她用最朴实的粗粮，少许的荤油或者几片咸腊肉“爆锅”，简单的土豆、白菜和萝卜等青菜，变着样做出最美味的饭菜。烟火生活的滋味里，灶台前，母亲倾注了她对家人全部的爱和希望。

最爱喝母亲做的粉面汤。一碗滑溜、筋道、温润的粉面汤入肚，顿觉爽口、暖胃，气顺神清。

记得初春的一天，我感冒了。放学回家，我不住点儿地咳嗽。母亲说：“我给你做粉面汤，喝上两碗，躺在热炕上，发发汗就好了。”灶台前，母亲一阵忙乎，便把热气腾腾的粉面汤端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欢喜，浓浓、香香的两碗，喝得我的胃里热浪翻涌，通身燥热，满头是汗。也真是神奇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不发烧了，也不那么咳嗽了。没吃半片药，我的感冒居然好了。

最爱吃母亲在灶坑里烧或者用大锅煎的家雀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跟放养的四大伯满山野。四大伯总是肩背“洋炮”，见到树上或是生产队场院的谷草垛上蹦来跳去的麻雀，他就会双手托起“洋炮”瞄准。轰隆一声巨响后，我会跑上前，追打应声落下的那些半死不活的麻雀，然后乐颠颠地跑回家，把麻雀埋到尚有余火的灶坑里；如果收获很多的话，母亲也会一高兴，动手一只只摘掉毛，除掉其内脏，然后用大铁锅煎熟了吃。一时间，我会吃得满嘴流油，心花怒放。

母亲的灶台，滋养着我的身体，温暖着我的心，也陪伴着我快乐幸福地成长。

灶台上，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，母亲顾不上往灶坑里添柴火时，眼看火势由旺变弱很快就要熄灭了，无需母亲吩咐，我就会抄起火叉子把柴火叉进灶膛，再对着灶膛，摇动手动风轮吹上几下，灶膛里的柴火会重新燃烧起来，火势一度很旺。母亲会叮嘱我，不要脸和身正对着灶坑门，否则熊熊的火苗从灶膛里蹿出来会燎到我。可是母亲的话，我常是充耳不闻，当一缕缕饭菜香飘入鼻孔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望一眼灶台上没烧开的大铁锅，继续不管不顾地往灶膛添柴火，

亲情故事  
黄土福

## 农家米

在镇上安家下来后，我便不再拖家带口回家吃饭了。母亲说，那也好，安定下来，不用奔波，那你要经常回来取米去煮饭。

母亲耕了一辈子的田，已年近古稀，我劝她离开土地，跟我们一起在镇上住。她不肯，说不耕田心里不踏实。

每到周末，母亲都会打电话给我说，该回家取米了。母亲提前把米打好包装，我回到家跟她拉了一些家常后，便把米带走。每次她都念叨着：吃农家米最安全，又有营养，种的时候很少打药，米又没有添加剂。你吃着农家米长大，不再是耕田人，还吃着农家米，幸福得很呢。

我说，妈，市场的米也不差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能多劳作，把田给别人耕吧，我们心疼你耕种辛苦啊。母亲皱着饱经风霜的眉头说，哪能这样说呢，我还能干得动，干到哪天动不了再算吧，再说现在耕田还真的不像以前那样累，把稻种直接播在田里就长出来，收割的时候还有收割机帮忙，不像以前那样育秧插秧，用镰刀一棵棵地割倒，再用人力脱粒机脱粒。

夏秋两季，稻谷成熟时，母亲从天还没亮忙到天黑，收割稻谷，晒干，收藏。碾出米后，母亲兴冲冲地叫我回家取新米。那白花花的新米，用手搓着，光溜溜的，散发着迷人的稻香味。那淘米水，白得纯净，如同纯浓牛奶一般，让人舍不得倒掉。新米煮出来的饭，白花花的，饱满松软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，那是土地的朴实味道。孩子们最爱吃新米饭，不用吃多少菜，一碗饭就扒光了，连掉在桌面的饭粒也捡起来吃掉。我表扬他们懂得爱惜粮食。儿子说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新米饭确实好吃，奶奶种田更辛苦。那个暑假，儿子回老家主动帮助奶奶做农活，体验到种地的辛劳。

一连两周，我都没有回家取米。母亲打电话来责怪我，怎么不回来取米呢，嫌弃农家米不好吃吗？我连说，米还没有吃完啊。

过了好几周，我还是没有回去取米，母亲不安起来了，说那一小袋米，能吃得那么久么？农家米放久了，会生出米虫子来的。敢情是你们都很忙，没有空回来吧。我说，就回去。